昆侖集 竹

疏劄
上書
書啓 附玉堂故事

昆侖集卷之九目錄

疏劄

昆侖集卷之九

疏箚

玉堂應旨陳八條箚 丁亥○應教時

伏以臣等伏覩　殿下遇非常之災深懷憂惕罔敢荒寧迺於日者續下備忘辭旨諄切善端藹然凡所以克責　聖躬勑勵羣工慨念世道軫恤民隱者靡有遺蘊眞可以格天地而感鬼神眞可以致人和而回天怒絲綸之降時夜二鼓臣等蹶然而起長跪屢諷覽之未半戚戚焉有動于中自不覺感涕之交集也噫今日國事尚何言哉如屋之將頹如水之益下

騷騷然日趨於危亡雖閭巷匹庶之賤或以爲憂臣等雖甚愚昧亦豈無平昔之所隱度而悠悠苒苒一味尸素孤 聖恩而負夙心多矣今於 聖教之下有以見 殿下奮勵振發將大有爲之盛意此誠救敗興衰之一機會也臣等才雖魯下職是論思其可噤無一言以對揚休命乎臣聞上智覩於未亂故治定而益安中智覺於將亂故轉危而爲安最下者旣亂而莫悟故終於必亡方今國勢不可謂未亂亦不可謂旣亂是將亂也以 殿下明聖必知將亂之形則轉危爲安之道存亡興敗之言明主之所急聞也

臣等之所欲言者無他只是一實字而已其目有八實立志以建出治之本實敬天以省圖治之機實典學以端趨治之道實勤政以盡講治之術實納諫以開嚮治之門實破黨以藥病治之源實崇儉以祛蠹治之根實愛民以鞏保治之基也自古論主德談治道者其要不過玆數者而殿下之於數者蓋嘗有意矣非徒有意亦有其名而獨患無其實耳今請熟數之惟殿下試詳覽焉何謂實立志人各有願欲所謂志者願欲之異名也農夫志於豐熟射者志於中鵠商賈志於售獵夫志於獲衆生萬類各有願欲

則人君之願欲顧不在於平治國家乎謂 殿下無願治之志則不可謂 殿下有願治之志亦不可何者頃年筵教特擧孟子之言若曰及是時閑暇修明政刑仍命廟堂諸臣各陳便民救弊之策又以諸宰之月三引見猶謂太踈改令五日一對蓋將頻接大僚而講論國政也無願治之志而能是乎然而爾後十年之間朝廷之憒亂政令之頹廢百隷之怠弛民生之困苦日復一日愈往愈甚 殿下又無振刷率厲之意一向泛泛式至于今然則其可謂有願治之志乎所貴乎立志者爲其能遂平治之願也徒有是

心而無其實則惡在乎立志也夫旣有是志則亦何憚而不就其實乎所謂其實亦無高遠難行但以是心居之以誠壹持之以悠久又就今八者之目隨事而實行焉耳夫人見可畏而能懼見可樂而能慕然後其所願欲益勸不解而帝王之位異乎凡庶天下萬事一無可畏夫焉有所懼南面之尊樂無以加又焉有所慕矧乎以一身而應萬幾之繁以一心而當衆慾之攻苟無必治之志卓立乎紛華燕安之中則其不至於偷惰逸豫終於危亂者鮮矣雖然人君自有大可畏眞可樂者以 殿下明聖必不爲紛華燕

安所務奪則或未見於大可畏眞可樂之情歟天下莫危於人君以眇然一身寄於億兆之上撫我則后虐我則讐聚之爲膠漆散之爲塵沙可畏之形有如是者堯舜禹湯之善爲君亦不過能畏故曰兢兢業業曰戰戰慄慄曰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其震怖恐怯何爲而至此亦曰不畏入畏焉耳若至今日尤有可言者國威不競强弱異形六千里爲讐人役古人所耻而保國自强之策猶未能辨 君臣上下一切苟且幸彼域中之無事占我目前之偷安眞德秀所謂以金虜之安危爲我欣戚者不幸近之使彼而久

久無事占我之久久偷安尚云可羞況天下之勢不
能常安變亂之起多在所忽不虞之患難言之禍安
知不出於歲年之內耶雖使國勢强盛兵力克壯猶
曰先爲不可勝以待可勝況今衰遲削弱綿若綴旒
而天災之沓至時釁之層生凜有朝暮之憂者耶洋
船之往來邊境之犯越亦安保其終於無事耶目今
兩國修好疆場大安然猶民志不固易驚以動訛言
或出民且狼顧遠近相扇人有荷擔儻或不幸而邊
庭有狗吠之警則以今朽鈍之兵甲不素教之軍卒
內無股肱骨鯁之託外無折衝心膂之寄其可望發

一矢交一鋒乎土崩瓦裂未足以喩其敗也嗚呼不
其可畏歟災異之作何代無之歷稽史牒未有如今
日之甚水旱風雹饑饉疾癘無歲無之而松虫熾發
猛虎橫行自春秋所書劉向所錄不至此之多此猶
小者彗星出太白見蟄雷歲震妖星晝隕天警之矣
鎭山童赭大石自崩水鳥內集海魚西徙地告之矣
毒疹流行里無完戶生齒之夭亡者以千萬計此又
人類之大災也及今閉藏之月訇雷之動又非一再
而營頭之隕行路嗟愕龍井之赤遠邇駭聞噫此又
何景也若使天人之際漠不相關則已如云災不虛

生必有應驗則謂此非亡國之象者非愚則諛也嗚呼不其可畏歟若所謂眞可樂者則有大焉夫富貴尊榮而德業隆盛澤洽羣生聲垂後世自古聖智之至樂蓋不過此然有其德者不必有其位以孔子之聖轍環於齊魯宋衛之郊卒困窮以終者無位故也今　殿下貴爲君王旣有其位而聰明英達政事文辨又有不世出之資國雖褊小民物蕃庶　累世仁聖之業四方嚮風方內粗安無朝夕警急之憂苟能因是而益加勉焉則向所謂聖智之至樂可以高拱而並有之羣能效職百度咸熙淫朋化爲同寅輿

咻變以謳歌人安於下而身逸於上懽愉悅豫壽考康寧太史書其美政四方誦其風烈永永萬世稱爲聖王風流所漸延及後嗣增　祖宗丕顯之光啓億載無疆之統其爲可樂豈徒一時南面已也古語曰志王則王志霸則霸又曰有志者事竟成若周宣王之側身修政光復文武之烈此志王而成者也齊桓得管仲成九合之功越踐任種蠡就擒吳之績此志霸而成者也此皆高舉遠覽獨見有眞可樂之大業故旣定厥志便有是政政行於前效應於後萬古談誇之士稱誦不倦惟　殿下獨無意哉夫以　殿下

有爲之資亦嘗有願治之志至形於辭旨因其初志益自勉彊爲帝爲王何所不可而國危如此反顧玆然中夜興思能無太息而嗟悼乎 殿下於前所陳可畏者必懼之矣後所陳可樂者必慕之矣安於所懼不行所慕必非 殿下之本心 殿下誠欲爲治則斷然自今日更始早夜以思不忘其可畏而力行其可樂慨然自奮惕然自警毋誘於他好毋沮於見難心心念念必以至治爲期然一日之暫而不能凝固無怠則非所謂立志也中心之存而不能見諸行事則亦非所謂立志也必能誠壹悠久而隨事實行

然後治道始可言矣所謂實立志以建出治之本者此也何謂實敬天敬天莫要於遇災警懼而　殿下每當災異之作旣避正殿又減常膳猶以爲未也輒下責躬之言罪己之教其於敬天可謂切矣然天之降災去而益甚　殿下知其故乎夫天以愛人爲心彼戴髮蒼蒼而生者皆天之所愛而人君者天所託以牧所愛者也若叙有典秩有禮命有德討有罪皆奉天意而牧所愛之具所謂教化政法也人君苟未能修教化慎政法不自盡於牧人之職責則天必怒之於是乎變動其精光乖逆其氣候以示警勅之意

人君苟有意消弭必修其所未修慎其所未慎自盡
其職責則天心自底回豫矣今　殿下之弭災不務
出此使天之所愛多不得所而徒欲以避殿減膳之
文具責躬罪已之空言冀回方怒之天不旣難乎夫
天者有誠而無僞喜實而惡名宜其爲怒滋深而警
勑滋多也天道玄微要非蒙學淺識所能見也請以
孟子之言反覆以明之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
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今國家閑暇
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又曰禍福無不自已
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云自作孽不

可追此之謂也釋者曰配之爲言合也命卽天理也人君行事每合於天理則必受其福否者反是而必曰自求又曰自作者深明禍福皆我所召不在他求也賢能效用政刑修明卽合天理而獲福之道也般樂怠敖卽不合天理而得禍之道也自古談天人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及是時明政刑卽 殿下所嘗誦歎者何不因其言而遂就之以爲配命求福之基也今 殿下既不能明其政刑又不至般樂怠敖是特姑息耳姑息亦不合於天理故天既屢示警勑而猶不改圖苟度時月詩云天之方蹶毋然泄

泄可不懼哉噫避殿減膳非所以敬天也責躬罪己
非所以敬天也必也堯舜爲師至治爲期內而一心
操舍之幾罔懈於對越外而萬幾酬決之際必求其
至善察賢擧能俾明其政刑無少歉於司牧之責此
爲敬天之實也然天災之頻仍未必非國家之福今
國家履方隆之運乘積安之勢上下忸忕文武恬嬉
警懼之心無所爲而萌焉今因災異特下綸音 聖
心驚動仍示責勵之旨苟能因其所發而擴充之一
念憂畏操之勿失毋以時月之久而或狃焉則羣工
百僚亦必精白厥心以佐下風書曰勑天之命惟時

惟幾伏願　殿下屢省毋忽所謂實敬天以省圖治之幾者此也何謂實典學夫　殿下之讀經史何爲也人君一身天下萬事之所埤遺四方兆民之所仰望必先明乎修身之大方治國之要道乃可以成理萬事慰答兆民而修身治國之道不可生知而頓悟故求之聖賢之遺書耳必其念之於心體之於身措諸言行發諸政事然後乃有典學之實效而生民被其澤矣漢唐以降百世無善治只爲上無典學之實耳然人君之爲學常患於紛華之易奪機務之少暇講習之功停廢居多而我　殿下天縱聰明性好學

問非有疾病事故輒御經筵無端停講者蓋絕少也
羣聖賢之書歷代之史誦覽無遺靡不通貫此實前
古帝王所未聞也然臣等敢曰　殿下之讀書猶未
也何者程子曰未讀論語時是這樣人既讀論語又
是這樣人便是不曾讀夫修身治國之術既具於經
傳而如鑿地得泉求之則在使　殿下實見道理心
得躬行則　聖德已爲堯舜而治化已爲唐虞矣今
旣不然國勢時事凜有危亡之象而修身治國無甚
愈於未讀之時故曰未也臣等忝侍講筵竊伏覩
天容嚴重穆然淵默終日聽受絕無問難箋詁末義

尚或疑晦何暇及於奧旨微言乎亦何以反覆於政
道治術乎如臣等輩亦得以濫厠講官學不足以發
揮經義誠不足以開益　聖聽此固臣等之罪也然
上有誠心求道之志則安知無碩士鴻儒出而應之
者乎由今之道則雖有碩士鴻儒亦恐無以展其所
蘊得盡啓沃之責也夫屛紛華之好乘機務之暇而
頻御講筵者人君之所難也既御講筵而求其實效
只在加之意耳　殿下既能行其所難則獨不能行
其易者乎所謂實效亦不他求學問之宗旨道術之
醇疵治道之得失講問咨叩不憚煩複必求心上之

實得焉耳或者 殿下視文字與道德經濟各爲一事不免有書自書我自我之病歟夫道德經濟文章之爲用初無二致修諸己之爲道德行於政之爲經濟所以修所以行者書諸策之爲文章故經傳者道德經濟之方訣而書諸策之最善者耳故善觀經傳者以此三者貼作一物就其言道德者得其理而實修之就其論經濟者酌其宜而實行之夫然則其書諸策者爲我實用而其無二致可見矣然道如顏孟學如程朱不得位不逢時則惟有抱遺經而長歎耳至於人君既居其位而又無不可爲之時讀經傳而

有實效獨人君可耳 殿下誠有見乎此則其無意於實心求道乎然讀書而不驗諸行事則無以考進德之序而明出治之條貫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者衆矣此最爲學之大患也 殿下誠有意於求道則必取四書諸經常常溫理而必驗之於行事之閒應一事則曰此爲克己復禮也行一政則曰此爲節用而愛人也苟然則罔覺之修時習之說自至於欲罷不能而典學之實始著於政令施措之閒矣所謂實典學以端趨治之道者此也何謂實勤政勤政之實在乎通下情講治道 殿下之勤政可謂

度越百王矣引接臣僚中昃無倦裁決萬幾夜分乃寢羣臣章劄百司奏狀之批下蓋無一宿之淹滯常叅輪對亦既復舊觀矣此誠前代所罕有書諸史冊而有光者也然臣等每覲臨筵之際禮貌嚴截情志漠然絕無虛襟降色反覆討論之意羣下之獲近清光者兢慄悚息惟救過目前之不給軒陛之間謦咳相聞而　君臣之意邈若天淵僅能以些少事件艱難陳達顧何暇伸展志慮明言善議權得失而講治忽也哉善乎蘇軾之言曰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道隔夫然則雖日御外殿遍接

臣工何補於治亂安危之數哉古昔明王之接臣下也開心見誠吐露悃愊親愛如父子交懽如僚友禮或失之疏忽而不責其慢言或失之觸牾而不怒其戇故爲其臣者亦得以伸眉吐氣竭知盡言極論其臧否究陳其成敗駁難而無忤辨爭而不罪由是而羣策畢擧庶績咸熙故曰欲成天下之務先通天下之志又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同者何也上下之心同在於爲治也夫然則今　殿下不求勤政之實效殆亦無必治之志也且況上下之情旣通則於其敷納僉受之際覽察羣臣見其心

之所存觀其才之所至淵衷之鑑別必有了然者矣其賢邪能否可以得其七八消朋黨正朝廷之道足爲一助豈不一舉而兩得之哉抑有一焉引接卿相蓋欲講論治道而爲治之要道有四曰治體也治化也治術也治政也定規模審法令治體是已正風俗作人才治化是已辨賢否昭勸懲治術是已制民產修兵刑治政是已古昔明王之勤政也其與賢公卿良士大夫朝而延訪夕而問難不外於茲數者其細務小事君臣皆不屑言有司存焉耳書稱文王罔敢知于庶獄庶愼史贊玄宗不答姚崇郎吏之問凡以

此也夫然則臣僚之長短能否法令之損益得失正宜反覆討論以著實用而每見筵席之間諸宰所陳達固多猥瑣頗傷大體而　殿下所咨詢亦不及於論人講法之間此皆不明乎爲治之要道也漢光武嘗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其所樂者果何物也不過所謂四要耳故人君苟志於治而得其體要則不必事事而察之物物而理之譬如綱擧而萬目森張本立而千條畢布天下事物皆有脉理條貫之可尋心不待勸而自有可樂光武之言蓋有見於此故至老而不知疲豈亶以頻見臣僚速判章牘爲勤也哉今

殿下聖質雖勤不得要道心無可樂而　聖筭方永
血氣向衰則抑恐心闌力倦而豫怠繼之並與今日
本分而失之矣何不早求其體要而克盡講治之道
也所謂實勤政以盡講治之術者此也何謂實納諫
天下之道理無窮而知識或有所蔽性情或有所偏
自成湯之聖顏淵之學猶未免於過況衆人乎故過
而不聞則蔽者必至昏塞偏者益以流失至於帝王
臨億萬之衆聽天下之事而位於至尊所欲皆遂固
是多過之地古昔聖王既設鼓而建旌又有旅賁之
規瞽御之箴工師之誦皆所以廣聞過也後世只設

十數諫官而又未必盡賢則聞過之路固已狹矣況喜佞惡直中主之常情喜惡之發賞罰隨之人臣之於君上畏之如神明應之猶影響彼見佞者之獲賞直者之被罰誰肯違棄寵榮而自納於誅譴哉古語曰師諫者帝賞諫者霸禹之拜昌言湯之從諫弗咈漢祖之納善如轉環唐宗之導之使言皆有見於人臣佞直之情而懼己之多過也 殿下明達仁聖閱天下義理既多比年之間不聞以諫諍被罪戮者而竊觀朝廷之上脂韋雷同磨去角圭曾莫有慷慨激仰悉忠盡言者此其故何哉此殆 殿下有不樂聞

過之意也古人云人臣事君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人
君不樂聞過則非必誚讓呵叱以禁之流放竄殛以
罪之風聲之所及微旨之所存固以鉗天下之口矣
孟子曰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非過言
也使 殿下無纖毫可言之過則可如有過而不得
聞則豈國家之幸哉嘗見進言陳戒者若其汎論則
輒蒙開納至於攻切己之病言人所難言則或示厭
薄之色夫其所難言之言常在必可改之過斯言之
能聽則斯過之必改故能進難言之言者必忠臣也
能受難言之言者必明君也汲黯多慾之對徑探君

上之心術魏徵十漸之疏迫於無過而求過二君之憎愛稍殊而其國之治亂相懸庸非後王之龜鑑乎且臣僚章奏之責勉　君德例被優批或以嘉尚體念爲教此固　聖上含弘之量而羣下之所欽悅也然其所陳請所指戒之事或無措諸事爲之實是則徒有納諫之名耳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夫納諫將以改過也諫既納而過不改何貴乎納諫也醫者之療疾也察病診證命之良方病者賛其方賞其醫而不肯服其藥則此於醫者誠爲光寵矣顧何補於療病之道哉使有和扁者其肯利其賛

賞而日進不服之良方乎今世固未見有和扁者就
有之恐亦不能盡其術也且念遇災求言雖近於應
文要之國體不可遂廢日者衛志辭旨甚勤而求言
一事闕而不舉前此求言之下朝臣之上章或出於
黨伐之私布衣之應命不外於猥瑣之請宜　殿下
厭聞而輕視也然顧在　君上善擇之如何耳安可
因噎而廢食乎謂宜仍下求言之旨以存故事以聳
羣聽惟　聖明留意夫人君之聽言將以資益於治
道也必其集天下之謀慮盡天下之論說或權朝政
之得失或攻上下之闕遺兼收而博采之以廣其聽

風厲而鼓動之以作其氣優容而奬予之以養其銳審擇而服行之以著其效其有言涉黨伐之私者亦辨察其是非而取舍之使立朝之士知之無不言言之無不盡從心論之而無畏信口刺之而無憚然後以天下之耳目爲一身之聰明而治道可庶幾矣所謂實納諫以開嚮治之門者此也何謂實破黨嗚呼今日黨論之害尚何言哉是非混而賢邪莫辨用舍偏而名器日濫賞罰舛而綱紀益頹私意橫流而法令不行很詈相加而廉耻漸喪士習薄而禮讓之風衰民心偷而詐僞之俗興何莫非黨論之流害也朝

廷者衆君子所聚會圖議國事之地今也作一戈戟
之場其所瞋目攘臂出氣竭力而爭之者非必國計
民憂之大關識者旁觀眞可一笑而勝負之勢樊然
淆亂泯泯棼棼靡所止屆而生民之切病國家之大
憂一置之度外小雅曰哀哉爲猷匪大猷是經維邇
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正爲今日
道也朝廷之不正如此而未有能治國家者也 殿
下不欲爲治則已如欲之必以破黨爲先 殿下亦
嘗隱憂而深惡宸翰以諷之筵教以戒之累發於哀
痛之旨至於今日備忘而尤切至矣丁寧諄切懇惻

誠到凡有心腸者孰不感悚然和衷協恭之美拭目
願見而不可得此固羣臣之不肖不能奉令承敎也
然亦 殿下之所以破黨不得其理不盡其道也然
則如之何而可曰惟 主上立必治之志而明是非
之極致耳 殿下誠能一日赫然奮大志示之以必
有爲之意形之以必可恃之信 君臣上下必有事
焉精神凝於廈氊之上風采變於廟朝之間羣工百
僚各執厥職其能者而進之不能者而退之賢者而
用之不肖者而捨之綜名核實紬陟惟明則文武大
小將奔走率職之不暇而其有罔悛舊習撓害治道

者顯行責罰昭示懲戢朋比之習固可祛其太半矣譬如豪家富戶之田客遊閑無事日相爭鬬頭相捽而手相搏也其主人之將息爭也雖手解其捽而躬禁其搏猶無益也不如驅而使之葺理其牆屋之頹廢鉏治其田畝之荒蕪就其能葺理善鉏治者而寵賞之其否者而呵譴之則是將爭心漸志筋力日勸雖賞之不鬬矣今 殿下之牆屋田畝荒蕪頹廢者多矣今不急使之葺理鉏治欲以解捽禁搏爲息爭之長策不亦難乎經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又曰人無有淫朋比德惟皇作極蓋有

王之道路然後人臣方有可遵而不能行其偏陂好
惡也所謂皇極亦道路之至中也君無必治之大志
臣無脩勉之實事則所謂皇極亦何所從而建乎今
殿下誠欲破黨則先立必治之志以爲會極歸極之
地人臣始有可遵之道路矣至於明是非之極致尤
有可論者今日黨論其是非之衷蓋未易辨竊嘗謂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孟子此言可謂爲
今日而準備也此固黨論之大體而就其一言一事
皆有得失臧否之所在　殿下於斷言決事或不能
深察而明辨其於得失臧否之多端不復討究其極

致取舍抑揚之歸何能盡其情而得其當乎傳曰舉
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殿下誠
欲破黨則其於斷一言決一事必皆虛心而熟思明
目而眇觀惟懼其辨析分理之或失得失臧否必皆
討究其極致而爲之舉錯焉劈劃裁斷明示處分見
其公且是者而予之其不公不是者而絀之夫如是
則雖見絀者亦將無辭而心服亦有一二事已然之
驗非服於威惟服於理也然苟無必治之志亦何能
及此今日黨論已成百年之痼弊雖堯舜之主未可
朝令而夕變所謂必世而後仁者也然誠能先立大

志提其要而振其綱躬自敦率罔或退轉使大小臣僚惟國事是務惟民憂是慮而於其斷言決事又能明是非之極致有以大服乎人心而又必建大中恢至公勿形愛憎勿置意必嘉其善而矜其惡抑其强而扶其弱獨觀是非之衷以捄偏頗之失勿以好惡爲用捨勿以用捨爲輕重上下相持行以歲月則黨比之患庶幾少瘳而治可十五六矣所謂實破黨以藥病治之源者此也何謂實崇儉臣等忝爲近臣得以昵侍於法宮之嚴邃器用服飾之類一無華美珍怪之物竊嘗頌美於人人然 殿下躬有儉素之德

而國被奢費之害其故何哉惟不深見於保惜財貨之義耳竊聞往年戶兵曹積儲累巨萬匹至營外庫以居之比年以來蕩無遺畜內帑諸宮之宿藏亦患懸乏或至稱貸以繼之蓋國用諸費固多出此連歲賑饑亦頗捐助而閭巷流傳以爲內庭雜色之費不甚撙節而然夫　殿下向爲身自安於儉素今爲雜色之費不甚撙節則豈以爲吾旣自奉之簡略用度稍多何至大損於王德乎夫奢之爲言大也侈之爲言廣也故服飾之華美即奢侈之小者意欲之大資用之廣乃奢侈之大者故其致損於王德流害於國

家反有甚於服飾之華美或以爲以千乘之尊用數
千之財顧何傷乎此言似矣而不明於人主惜財之
義耳聖人之論大道必貴乎中常戒或過而易之小
過曰用過乎儉蓋曰過然後中也古今言富莫如漢
文帝而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
姬服之短窄帷帳之緝戍窮閻下戸之所羞以大漢
之富纖嗇至此豈其天性吝哉深見傷財害民之患
而謹爲之防耳故其言曰吾爲天下守財耳然當時
誦其仁百代稱其聖不聞以纖嗇病文帝人主惜財
之義居可見矣今　殿下之富遠不及文帝而用度

之節異於纖嗇宜乎國有三空之厄民有懸罄之歎伏願　殿下留意至於折受之弊諸臣之交謫有年矣何其宜革而久無變也豈或指陳之有遺歟臣等請言其三不可彼鄉曲小民懸命於尺寸之田疇終歲力作竭其筋骨租稅之出已失其七八羨盎餘畜苟支朝夕而飢寒在其中矣一有橫斂則破產失業無以爲生彼宮差者操宮家之重迫脅村里侵刻民人鞭箠狼藉雞狗不寧期充其谿壑之慾窮民者旣納宮家之本稅又應導掌之誅求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東西隳突何以堪命州縣長吏讀書士夫猶

有剝民而封己者彼宮差駔儈輩耳惟以賺人罔利爲能事不知其他彼焉有顧藉窮民之心也由是折受之所民不聊生怨望嗸嗸如在水火愚民安知事例窮毒切身無所歸咎怨宮差不足及於該宮怨該宮不足至及於縣官至以爲宮家使導掌以征利國家爲宮家而厲民雖欲辨說亦何能家道而戶喻也使其征稅之入盡輸宮家尚云不可况其十七八擧歸私槖惟國家浪爲宮差之輩厚招生民之怨此何說也此其不可一也折受之地非各邑官屯則必名山大澤如延安之南池瓮陽之栗林本邑需用專靠

於此如無南池不成爲延安如無栗林不成爲密陽
此則頽 殿下明聖許令還給而此外大小州縣横
被占奪者又不可數貧衙殘邑漸益旁落凡百事爲
不成模様幾何不至於罷革也破壞公家成立私門
已非治世之政况今所成立不過驅儈之家耶州縣
之困弊既甚而其供納策應之需祭祀賓客之費不
可遂廢不得不別行料理所謂料理亦不過出於民
間耳此其不可二也各宮導掌之類大抵貪猾怙勢
弄奸無所不至甚者規占外方土田若將指告折受
而誘怵執耕之主私受賂物始許不告或私相仇怨

混占世耕之地於折受之中以爲報復之妙計雖
日月之明亦何以盡燭其奸弊也此其不可三也此此
於　聖躬之奢儉略無關涉而豐亨侈大之規爲弊
及此此而不變惡在崇儉之本意也以　殿下明聖
誠知如此則顧何待勸勉敦請而亟變之也臣昌大
臣正明俱於廉問書啓中或陳宮差虐民之狀或陳
沿海折受之弊伏想　天聰有以記有之矣近聞宗
親府折受又爲列邑之大弊窮山絕海無不占入差
人之橫虐又非他衙門之比蓋新有特教之故民人
不敢抗訴官吏不敢違覆　殿下蓋以本府之凋弊

有此軫念而有司之臣不能仰體恤民之　聖意不加裁量耳謂宜特令申禁毋得任意廣占外此而大爲民害者著令各道並皆據實狀聞亟令罷革焉此則就宮家折受而言耳各軍門各衙門皆有折受而其爲民獘無甚懸別誠願繼自今深留睿念並勿許折受雖已折受如有外臣狀請者特許罷免然不深懲宮差則猶不可也亦不必誅殛而可使本道本官以時廉察其有尤無良而發於民訴者隨卽啓聞仍令略施罪罰而卽絀其導掌之任如是立法毋或撓貸則宮差者恐失其衣食之原庶有悛心戢其奸暴

窮民得以蘇息而與被子惠之澤矣日昨戶曹以王子第宅折價之事有所啓稟而有價至二千餘金似涉太過之教繼有間架減數之命嗚呼 殿下之言及此眞所謂盛德事而益信吾 君可與爲堯舜之主也古語曰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廣廈千間夜臥一席況於爲 殿下之子位麟趾之貴所乏者豈田產第宅哉臣聞天之降福恒於儉約今不必遠引古昔姑以 祖宗朝近事驗之 宣祖朝王子公翁主居處第宅不甚宏侈殆不過閭家之稍飾者今其子孫蕃昌福澤綿遠有識之士稱誦之不衰此豈非今日

所當遵之家法乎更願 殿下深留聖意日後修繕之工他宮營立之費皆務省約毋或侈大以昭 殿下尚儉之德以樹諸宮徽福之基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凡今財竭於上民窮於下多是不約之害非特內庭諸宮事耳願 殿下深推此義若內若外凡有動作必思孔子之言又飭內庭及諸宮車服毋或汰侈器玩毋或奇巧膳飲毋或過豐以盡節省之義以立表率之道凡茲數者皆足以銷損人主之志慮變移一國之風俗若所謂財竭民窮亦本於此爲治之害莫斯爲甚所謂實崇儉以祛蠹治之根者此

也何謂實愛民臣聞民之愛戴君上本乎天命特有大失望大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竊嘗觀於前史其君或事巡遊征伐如秦皇漢武或事宮室宴飲如唐明皇宋徽宗其臣必聚斂無紀而逢其君如宇文融朱勔婪取無厭而肥其家如元載嚴嵩然後其民始疾視其上而無樂爲生或相率爲盜賊而天下亂矣又私怪今日上無巡遊征伐宮室宴飲之事下無宇文融朱勔元載嚴嵩之臣而亦嘗入侍前席每聞上下所講確多是憂民之言然出而視諸野則安生樂業之民十無二三而流離轉徙困悴無聊呼號而怨咨

饑渴而頻踣囂然有思亂之心者所在皆是竊嘗求其說而不得徐究其故只爲守令之不加審擇賦役之太不均平耳竊觀　殿下凡係民事無不曲加軫恤而尤留意於字牧之擇人既嘗屢飭於銓曹而其有被刺於廉問者輒斬於甄叙黜授之間此固羣下之所共欽歎者也然非有顯行陟罰則政曹亦難以旌別奉行請令該曹取前後廉問書啓其廉明善治而純褒者其貪虐罷軟而純貶者錄成二通別爲啓下純褒者則另行擬差而有職者調遷右職純貶者則限年禁錮毋得舉擬著爲挈令俾有據守遵行之

地則古者書名殿柱之意亦不外是矣繼今奉命廉問之臣亦別擇公明而居極選者頻頻發遣不必遍遣諸路務令廉問之聲連在外方則其於綜覈之政非少補也且守令之貪汚不善者臺官法當刺舉而近來臺閣之彈劾守令者絕無而僅有舊法寖廢固足慨然而其有刺舉者　殿下亦未及詳知其虛實而遽定其從違豈其可乎自今守令彈劾關係稍重者別遣御史廉得其事實而財斷之則朝家賞罰無濫而被罪者亦不敢稱冤矣至於賦役之不均隣族之侵徵實爲亡國之痼弊此非如一家一方之怨一

人逃役害及十家自甲而侵乙自乙而侵丙蔓延益廣其勢故不止今不急捄則野無土著之民國有暴蹶之憂今之爲變通之說者曰戶布也丁錢也減兵額也罷軍門也論說多端十年料度而卒無變通之實效者此亦爲　殿下無必治之志耳中間釐正之設廳亦嘗有意於斯而致弊之原捄弊之術未能十分講究而率爾頒行他弊先起未免有滅於東而生於西之患可勝歎哉臣等迂儒蒙識其於某策之可捄此弊今不敢指陳其一二而通變之急要當以救焚拯溺爲心　君臣上下堅定一心反覆探討夙夜

論確必以均役寬民爲準則豈無善變之道乎凡所謂立必治之志者無形象無指名脉無下手之地若此弊之通變正好下手之先著而其綱條節目自有事在如所陳四要是已方今病民之端豈徒此弊而已姑就其急者而言之耳然此弊誠有以救之則其於保民思過半矣其他可繼今以講之所謂實愛民以鞏保治之基者此也凡此八者 殿下皆有其名則是宜足爲治世矣然而國勢時事凜有危亡之象者何也特因無其實耳夫炊飯所以望飽製衣所以求煖而不曾著不曾喫則其何以禦寒而療飢乎傳

曰不誠無物今所謂實卽誠之異名也故敢以一實
字終始爲獻苟誠體行則一實字應萬事成衆務而
有餘眞德秀曰有修身之實心則必有修身之實事
有求治之實心則必有求治之實事然則七者之本
又在於立志之實立志旣實則七者之目皆無不實
而轉危爲安之道不外是矣漢唐以來人君之德於
此八者蓋多弁髦之矣有能行其二三便稱令主今
殿下皆能有意亦有其名而明睿之照臨英毅之果
斷仁恩之容覆誠亦不世出之主大有爲之資使
殿下少勉於治道因其名而遂就其實則奚特轉危

爲安而止雖由此而進於三代可也然而悠悠忽忽
奄歷三紀徒見世道日下國事日卑卒莫知稅駕之
所有君如 殿下而將不免於亂亡之歸則豈不爲
千古之至恨乎此臣等所以結情 宸極聲吐悃衷
者也或曰 聖上臨御旣久有箇規模有難以大奮
發大振作爲勸曰惡是何言之不忠也楚莊衛武偏
霸之主耳猶能斷懸於沉湎之中陳抑戒於旣耄之
後稱霸中國見取於聖人今 主上聖德無荒實筭
方盛將以堯舜爲期豈遽出楚莊衛武下哉且所謂
奮發振作別無新奇只在加之意耳此又何難也或

曰凡今國弊民瘼紛如亂緒非有管葛之才而容易下手非徒無益爲害反甚寧不若因循之爲寡過蠹正廳之已事可監也曰然不立　聖志不得要道而遽欲通變於政弊則其害誠有甚於因循也　聖志誠立則上下相信民志漸定革弊救民始可以次第行之才不借於異代亦豈無一二賢才能辨斯世者出而應之者乎扁鵲不世出而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而天下未嘗廢治此誠知言也況今危亂之形有目可見天怒之甚民怨之極實有顛隮傾覆之虞如此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失今不改後無及已

其可雍容暇豫不思改轍之道乎今臣等之言可謂多矣然求人作士之方理兵治財之術學校科試之弊刑政舉措之失猶不能悉數蓋方今內而百司外而州縣無一處而無奸弊正所謂一毛一髮之無不病也然苟誠有必治之志而力行於數者之目則綱領旣立庶事自擧如績者之治絲櫛者之理髮緩急先後之序自有條緖而不亂願　殿下無見其難而自沮也嗚呼流光荏苒而盛年易失事變推遷而大業難持唯　殿下自謀自度深思遠見念　祖宗投遺之重答皇天警告之勤毋爲牽補苟安之圖以貽

危亡不及之悔焉則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等無
任瞻望雲天激切兢怖之至

辭成均館大司成疏 辛卯

伏以臣於日昨伏奉除書以臣爲成均館大司成者臣旣怵然以駭悚然以懼繼之以恧然以愧爲之顏忸怩而心不寧者累日而不已也臣之凡陋百無一能徒以世家之故早通顯仕前後忝叨莫非禁近清華世所稱極選者循牆之懇不能必遂濫竽之耻漸至恬安亦幾乎有命輒拜如固有之而反顧回思慚惶無地未嘗不發汗霑衣况今所被新除尤有萬萬

不稱者乎夫大學國家所以訓士育才作興人物而四方庠序校塾之本也其在古昔虞廷之教冑周官之造士皆是職也國朝建官設法旣倣三代之遺制而廣置生員贍以餼廩修明學校之政中古以降葢鮮及之而教養成就之責專在於長官導之以經典講說道義有東京辟雍之意試之以藝業品課聲詞如唐室博士之官縫掖之徒號稱師長爲任之重顧復何如也列朝以來皆用有經術文學負當世重望者以處之故其流風遺韻有足聽聞學士大夫尚有誦以傳者逮至近日雖不及　祖宗盛時居是任者

亦皆一時之選固未有如臣之碌碌庸庸無尺寸長而竊據之者也臣少而無志長益自棄十年淹疾萬事荒落經術學識固無論已區區文藝之末短拙無比求爲經生舉人亦未裕如持是而抗顔於臯比之席攘臂於衡鑑之地則是將汙辱名器貽累於 聖朝玷染賢關取笑於多士方且羞恐悶蹙之不暇尚何論於訓育作興少效其官責也哉伏况士風之偷弊人才之衰乏莫有甚於今日興於德義久矣未見而通經攻藝之本業亦未聞有修勉之實古人所謂慣前經而不耻論當世而解頤者不幸近之正宜妙

揀師儒之長委畀而專任庶幾有以矯揉而風勸之令以薄劣蹇淺名論無素者居表準之首而望培植之功是何異於任僬僥以百勻責駑篤以千里也適見其顛隕僨敗之立至耳臣之不敢承命亦已明矣且臣於待罪畿邑時因營門禮狀中句語重被上官之疑怒請罷之狀止命問備此又望外之恩數而今至半年迄無臺府之發緘委折顛末久未上聞今欲覼縷其一二則既涉僭猥又傷繁絮姑待早晚緘辭之自陳而以無情之詞句錯認爲侵侮之意此緣臣平日言行不能見信於同朝臣方自訟何暇尤人而

此又臣難安之一端也伏乞　聖明深惟本職之不輕仍察微才之不堪亟將新授成均之職早許鐫遞以重官方以安私分不勝幸甚

陳成均館事宜疏

伏以臣文質無當望實俱乏蒙被　聖上渥恩過置之國子之長辭遜遑遽之不獲因仍竊據居然半年有餘矣竭其知思圖效萬一是臣日夜所拳拳顧責鉅而人微事重而能薄訓士作人既非臣所敢與議勤課試以興藝業修庶務以舉廢墜區區自勉亶在乎此而事關通變須經禀奏敢以數事畫一條陳以

備財處本館舊稱豐足比歲財力日有耗敗百爲懸乏吏屬稍廩之乆絕官衙盤果之將廢姑舍勿論郎齋生支養之需無以贍給孔子論爲政之道富庶然後敎之治民養士理無二致所陳諸條多係裕用之方而至於屠肆貸債實關累千典僕之生命深乞特降指揮俾不至見格於各該司不勝幸甚

一古稱大學賢士之所關夫祗謁聖廟承將俎豆出入食堂觀習揖讓縫掖之士職所當爲近來京華門閥子弟以不入泮宮爲能事食堂入叅旣不暇論釋奠將事亦多規避前例大祭時齋任前期入泮抄錄

諸生無故者分授其主人責其率來捶楚狼藉再三
催督而來者十無二三大祭臨迫連日捶楚固已未
安之甚而諸色執事無以分排一人常兼數事其於
事體戻足寒心由是近世士子身爲章甫而平生不
迹聖廟因至决科登朝者比比有之誠不可使聞於
人也　祖宗朝罕設庭謁別科而行圓點之法許赴
大科故京華名下士居泮者猶多數十年來頻設別
科登科之路不必階於圓點而學宫之内黨論紛挐
往往有難處之境故人懷厭苦遂成風習亦其勢然
也故奉朝賀臣南九萬爲大司成時臨當大祭儒生

入泮者絕少其時適大科在前請令入叅大祭然後方許赴科儒生不日坌集泮村爲之塡咽此雖非化俗之本亦合於因勢利導之義也謂宜自今設法京居生進叅釋奠兩次滿食堂十二點方許赴擧盖寓一月一點之意猶愈於已也其未爲生進時已叅釋奠兩次者及新得小科未過一期者勿論京居幼學亦叅釋奠兩次後許赴大科仍令本館錄置叅祭擧案及食堂到記每當臨科修正出付錄名官如幼學講小學照訖付試所之爲以備考驗夫然則祼將之禮始有膚敏之美公卿之胄漸就首善之地其於誘

導之方恐爲一助乞下禮官議稟施行
一往昔聖廟春秋大祭時牀卓器皿鋪陳塗褙凡百
物件例自本館前期移關文禮曹使之知委於各該
司臨時取用程督嚴急官長未易遍察一從吏僕輩
所告吏僕輩操聖廟之重或有濫數磨鍊花消之患
故相臣鄭載嵩爲戸判時爲防此弊請於春秋釋采
時前期令戸禮工三曹郎官與本館郎廳眼同奉審
隨其執頃方許取用於各該司奸蠹無所容至今遵
行而親臨酌獻時物件之旼備修補爲多猶用舊例
不行奉審謂宜一體奉審然後知委施行啓聖祠之

設已過十年前頭傷破物件亦當知委各該司臨時進排自今三曹郎聖廟奉審時仍行奉審於啓聖祠以袪諸各司一分之弊恐合事宜

一聖廟大小門闥並無名號皆以俗語强名以稱之如東西末門大小夾門神門香門等是已名義既欠典雅稱謂又難識別先聖廟殿事體固別每當親臨視學 大駕所由出入則稍加賁飾於義爲當並與明倫堂啓聖祠諸門通計爲十餘所本館事面既異於他司廨宇如明倫堂又爲殿坐之地臣謂宜並用嘉名排定仍令繕工監等各該司刻板塡彩分揭諸

門令禮官本館堂上往復詳定施行恐合事宜
一本館日有錢布米穀之政一邊捧入一邊用下事
務頗繁簿書多端雖名儒官學舍類非他各司清閑
者比也况內而許多典僕外而各道奴婢累萬人口
咸歸捴領詐冐多門寃訴接踵治此者不可易而爲
之也然而堂郎數遞而主管無人吏隷操柄而奸濫
莫察凡今財力之蕩殘文書之乖錯職由此也舊例
以叅下官一員堂上畫定掌務官俾掌查閱出納等
事而堂上挈其綱維如六曹之郎官營府之通判經
歷規制則善矣但掌務官旣不必擇差而數遞又甚

陞出六品則遞身有病故則遞受由下鄉則遞率不過數朔而遞雖欲出謀發慮整頓官事顧何暇展其志意有所猷爲哉由是人懷苟且事多姑息就有欲加釐核者莫肯下手此而不變雖有長才異能竭力盡心無補於事而日趨於潰敗隳壞而已矣堂上雖有久任之特教事牵勢礙固未能久行設令久於其職未若郎官逐日坐衙躬親細務之爲便益也請自今毋論叅上叅下自學諭至直講堂上極擇解事有風力人畫定掌務官單子啓下以二周年爲限限内只於館官許其陞遷至直講勿令移授他司或有注

擬以掌務久任懸注於望單子如兵戸郞久任之爲
其中或鄕遠人有老親者有事故者並依國典聽其
限日往還其間差出假掌務察任如各司代房之例
其有恪修職事成效表白者堂上通于銓曹另加調
用或轉叙右職或差送名邑以時遷除無致作散其
罷軟不勝任者堂上隨加檢察顯行黜罰則懲勸旣
昭奮勵自倍而職務始有修擧之效矣乞下銓曹定
式施行焉

一本館奴婢身貢近例徵捧二匹正木合計後木一
匹爲三匹據新定式以錢折計一匹爲二兩五錢三

匹當爲七兩五錢比之良賤諸般身役固非輕歇而爲其役重而名賤他色民人鮮與爲婚娶奴婢輩自相交嫁生男育女而除老弱外逐名徵貢一戶之內十口同居則本戶所納當爲七十餘兩夫是之故百方謀頉萬端飾詐或投託私賤或冒稱良人或移屬他司皆是行賂吏胥符同弄奸抵死圖免無計防察外此而不堪誅求或流亡散徙詐稱逃故者又不可紀數以故案付之數有減而無增較諸二十年前十減三四若此不已其勢日減歲蹙貢入漸少本館財力將無以圖於久遠矣竊聞前昔館奴婢身貢只徵

一匹爲奴婢者舉無規避之心生子生孫從實花名絶無流亡逃故者蓋其身役視他爲輕歇故也今宜還復舊制減捧一匹則人情之避苦趨歇如水就下逃者復還死者復生刷出者無復頉免新生者無復隱漏不出十年其數十倍或謂見今官用不贍新舊不相繼今忽半減貢入之數則人口增多之數遠期於歲年官司絶乏之患無捄於目前爲計不亦迂乎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視其近而不覩其遠者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規例則日有漏失寖損寖減官用寖匱寖竭之道也復舊減捧則就令目前捧入不無

差減其有月計歲計之益可必於無疑而況今番推刷畿湖兩路所得皆倍於舊案之本數今若遍行推刷於諸路則殆將數倍新得之數果無謀頉漏失則今雖減貢一匹目前捧入之數亦當過於近年而無不及況年久之後必當倍蓰者乎此爲捄弊治本之道理財經遠之規而事係刱革有不敢擅斷輒此陳稟事情乞下廟堂俾有以財量分付焉

一太學典僕數至近萬無他生業只以屠販爲命都城內屠肆凡二十一廛而各廛俱無本錢逐日宰牛而牛價皆出於私債往時人口不甚多販估之利不

甚薄一邊充償私債一邊納贖三司得以銖兩餘數
僅僅資生而私債貸出每患邊利之苦重矣近年以
來生齒日益增夥牛價日益騰踊販估之利不足以
應公私之費各廛皆不免負債隨續貸出隨續負債
日加月增歲中十倍見今二十一廛負債之數通計
四五萬兩舊欠則債家之督責四至新債則慮其不
以時還報各閉不肯與許多典僕愁苦窮迫將無以
存保屠肆各廛勢必至渙散撤罷之境臣於赴坐泮
宮之時十百爲羣齊聲呼訴乞得有錢貨衙門銀錢
限年準償其意蓋以爲公貨例無邊利各廛如各得

六七百兩錢貨則歲年之間得以不求私債而買牛
屠販日有嬴羡隨得立本取利滋多磨以時月自足
以應諸役於官司還舊欠於債家而各廛每日收合
一兩或二兩別貯館中每朔償納本衙門則衙門債
錢亦可不費力而準報葢雖日收二兩比之私債邊
利則不過四五分之一故取利漸優得展其資用也
臣以各衙門儲峙不敷勢難陳請之意開諭斥退矣
其後典僕輩呈于地部訴于籌司近又齊進申請于
臣至再至三哀告不已臣亦熟計之聖廟守護之凡
事專責於典僕而典僕身役之策應專靠於屠肆設

若屠肆失業終至毀敗則累千人口生命頓絕凡百
官役責立無所是則不但典僕輩之憂乃本館之深
患也不但本館之患亦朝家之所宜加念者也抑又
思之各衙門財貨之貸出者如外方州邑名以補賑
資修軍器頑民黠吏歷久未償如大賈牟利游滑之
徒稱謂轉販與美而濫費拙買多致落本各衙門之
難於捐貸蓋亦由此此則有異焉典僕輩俱是聖廟
僕隷累世土著非如無根無賴之民有萬一逃散之
慮逐日收合每朔償納又無延拖歲月卒歸逋欠之
理試計其日收月償數雖從輕以一兩爲定二十一

廛一日所收合當爲二十一兩一月當爲六百三十
兩一年當爲七千五百一十兩本館察其怠忽隨加
撿督夫然則本錢之失落還報之遷就既非所患而
在典僕萬千之生命實爲普濟之洪澤在本館亦爲
補助之要務在各衙門則終無一分之捐失其如公
私豈不兼濟俱便茲故備陳事情仰請處分之命戶
曹太僕賑廳及諸軍門各出六七千兩錢貨錢如乏
儲以銀折計限年許貸恐合事宜

崑崙集卷之九

崑崙集卷之十目錄

昆侖集卷之十

上書

辭掌隷院判決事書戊戌東宮代理時

伏以臣罪積惡極不亟滅死神天降割奄至於大故視息苟存時月不留俛仰幾何祥禫遽闋呼號穹壤只切靡逮之痛乃於日昨伏蒙隷院新除窮人之情觸境增疚手奉命書但有摧咽臣之庸疎陋劣無所比數而喪筭甫畢職名旋加其於感惶之極宜以時叩謝恩命顧臣積瘵沉病實無陳力就列之勢不得不冒陳章牘以冀 离明之矜察焉臣之宿患內傷

已成二十年痼疾種種證狀令不敢一一煩瀆而胃氣積敗飲啖難化痞結隔塞廢食常多形神之羸脫肌革之銷悴去而益甚年未五十鬢鬚皤然筋骸顏貌頓成老朽然此猶非朝暮死生之憂惟是風眩之證重發於哀苦荐酷之中灸焫湯丸治之百方而無尺寸之效往往危死者累矣多言則作失眠寢則作飢飽不節則作天陰雨風則作接應行動稍多則作蓋無一日之不發而亦無一日之寧居方其劇作頭目震撓視聽都廢精魂神識憒憖惑亂歷時日乃定雖其軀殼僅全而意象光景殆非陽界上物矣是惟

屛絶人事專意調治猶懼其不振尚何望黽勉從仕以自力於奔奏也哉念臣家先勳故世霑祿食生成之澤與天無極至於先臣之平生蒙被　聖上特達之知隆恩異數夐絶今古卒之悼終恤喪之旨惻怛勤厚觀聽咸聳道路興歎臣之區區當作何心每一莊誦哭至失聲破腦刳肝豈足仰報夫以中心銜結之私追先人圖報之誠不擇劇易不計顚踣竭心奉職庶有以自效於萬一玆實宿昔之所耿耿也不幸身嬰惡疾喘喘焉去死無幾泯泯昏昏塊廢淹伏除旨之下莫由趨承輒自陷於辜恩違命之科毋論義

分之可畏自覺心事之相乖撫躬增悼不能爲懷所患眩證尤不耐煩擾討欲處閑調息頃出郊樊屬當換節之候諸證添劇所叨之職係是詞訟緊任有不容曠日虛帶如蒙 邸下曲垂哀憐早許遞解仍命政曹姑勿擧擬於注官俾臣得以隨便將理少延殘喘則骨毛膚血皆盛造之所及也賴天之靈不卽溘然隕首結草生死以之臣無任瞻望戰懼懇祝之至

辨申球金㮾等書 因罷官不果上

伏以國家不幸 嬪宮上僊臣民驚隕曷勝言喩伏念我 邸下伉儷義重痛怛何堪伏况我 聖上閔

歲靜攝之中遽遭重戚摧傷悲悼不暇有損於節宣調息之道乎區區犬馬之忱又不勝耿耿之慮矣臣以銜索餘喘猥蒙恩除身有不可强之痼疾未亟趨命縣道封章冐陳漸綴沉頓之狀兢悚戰越心不寧者累日伏奉徽旨不許所辭仍以調理察職爲教私心惶感無地自容屬因尋問醫人擔舁入都旋又奔走於闕下哭班所患賤疾越添於遷次勞撼之餘委廢牀蓐昏懵不省戶庭之間無以自力於行動詞訟緊任曠日虛帶逋慢之罪已不勝誅日昨移宫之日未得參遵班行之後臣尤死罪抑臣有情事之隱痛

茲敢冐昧陳㬥以冀　邸下之澄察焉向來有申球
者投進禍士林之疏而攙及先臣頃年祭文事肆口
詆僭爲言罔極至云時烈所秉之大義受誣則是
孝廟受誣矣其後金致垕金祿等迭起騰章並論及
此至詆以公排大義噫嘻此何言耶洪惟我　孝宗
大王厲尊攘之宏圖躬薪膽之大志純心至誠可質
神明諮詢施措動責實效雖協贊無人天不助順弓
劒遽遺大業不卒而民彝人極賴以罔墜眞可以撑
柱乾坤耿光宇宙則追論臣下之得失顧何與於
聖德之萬一而前後言者輒敢曰誣　孝廟也毁

聖祖也妄加人以誣悖絶理之言噫嘻人之無狀乃
有是耶然此事已於甲午秋間館學儒生接踵投匭
誣揑先臣甚力我　聖上旣斥而不納及先臣上章
自陳則　聖上又降温批若曰泮疏中抉摘數句語
寧有近似於諸生所云乎誣毁　聖祖乃人臣之極
罪雖微官庶僚不當以此等罔極之言勒加況大臣
乎大臣之受此誣可謂寃矣嗚呼我　聖上大明旁
燭如日中天言者之處心措意纎微畢照煌煌綸綍
播在人耳目則如球鬼蜮之輩雖簧鼓百端顧何能
螮蝀於赫臨之下而亦何足復事辨理也哉至於排

大義之云其誣罔亦甚臣請以誄文本旨粗擧梗槩而推明之弱國不幸遭値刼數皮幣珠玉有不得免焉則丙丁後山林遺逸之士固以爲深耻而擧不欲自輕於去就然其出處之義厥有二途觀時勢之可否審才力之長短自量其出當世道可以有爲則行仁政以得民務爲修內攘外之本修軍實以壯國期收復讐雪耻之功此則出而成大義者也此厥不可則力辭朝命履貞不渝晦迹山林畢命田畝斯可以潔身全節庶幾乎易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訓此處而全大義者也其有起應徵辟據高位握重權而徒

能大言復雪之義了無事爲之實則名號誠美矣豈與夫終身不出克全大義者同日論也故祭文中有曰家讐旣深國耻未雪非曰果忘庚矣歸潔此美尹拯之潔身全節也曰空言不躬高論無成此蓋指宋時烈而譏其無實事得美名也然則先臣立言之旨正所以崇奬大義而特明躬蹈之與口談自不相侔耳今謂之公排大義豈其全不解文理耶正所謂非愚則誣也或曰朱子當南渡之後亦嘗立身於事虜之朝匡復之烈卒世未覩而撥亂討罪之義屢形於譔述論奏之間何可以無實事得美名獨病於時烈

也曰不然時烈固不可比方於朱子而朱子之職其顯者不過崇政殿說書耳非若公卿將相之位處可行之地操可爲之柄也然於奏劄文字其所指陳剌舉皆屬實際如曰表裏江淮戰守合討曰上流督帥物望素輕下流戍兵直棄淮甸筵謨幄對類非一二今時烈之位望權力顧何如而求其實事全然虛罔古今人同不同何啻千萬里相遼絕也且胡運方興國力不競犂庭擣穴掃淸區夏雖未可遽責於一人旣任重負荷有誠心則當　聖祖憂勤責勵之日前席之對揚廟廊之謀猷豈無一事一畫以效修攘之

實也哉雖以獨對時所奏達觀之可驗其虛罔之一
端矣或曰應徵辟談復雩者前後相望抑何可專咎
時烈也曰應徵辟談復雩而卒無實事則固未若全
大義之爲高而力自主張以作家計高自標置以立
名號旣專在時烈則不責於時烈而於誰責也哉虞
卿周最之徒非不談從也從約之事不專責於蘇秦
而於誰責也哉言者又敢援比於孔子之作春秋孟
子之闢楊墨此蓋阿好時烈之徒病其名實之不相
副欲爲之曲相解脫而旣不可謂大義之有成則求
其說而不得猥自託於聖人空言垂訓之例噫傳曰

擬人必於其倫時烈顧是何等人而椂也乃敢舉擬於先聖言之不怍其人之悖妄無識至此是尚可與論辨也哉然其所以比况援證者本不成說臣請姑就其辭之所蔽所窮而詰之夫以孔子孟子之聖而不得其位不居其職則正名分定功罪著爲王道之權衡明聖道闢異端以救天下之陷溺宜其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也若倡復雪之義居將相之重而被累朝不世之禮遇身任世道數十年者何爲而不畫一策不施一籌徒爲是寂寥空言也向使孔子而有行道之位則是將褒誅顯加慶罰必行以之正王法

而立人紀使孟子而居司徒之職任成均之責則必有以崇正絀邪斯有明道淑人之效其可但以舊史之筆削門人之答問便以爲自足而已哉且夫春秋非孔子不能作也楊墨非孟子不能闢也蓋尊王絀霸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非聖人孰能與於此不惟宏綱大用之所寓抑亦妙道精義之所存自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楊墨之禍其流至於無父無君率獸食人舉天下無能見此獨孟子深明本末而究論之故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所謂非孔孟不能也若今日大義則

天之經地之紀生民之大綱也如星日之在天夫人而能見之夫人而能知之初無深微隱奥而難解者也故自丙丁後公卿侍從以及近來韋布之士其於奏御章牘公私記述之文稱說大義不可一二數殆乎家談而人誦此固非宋氏家私之物而特其力自主張以立家計如上所云耳斯義也旣人人所能言則雖今之後生小子皆得以騰諸口頰書之簡札而莫之禦也是則張三李四趙五錢七皆可稱秉春秋之大義垂訓世之空言也耶古人所謂子之胸中何其擾擾多周公孔子也者無亦近之乎夫然則作春

秋闢楊墨非孔孟則不能也談說大義亦將曰非時烈莫可乎凡此事理灼然明甚其所以比況援證者亦可謂大脫空矣且夫儒者之擇術莫嚴於王伯之辨道莫大於仁義仁義非不美也聖人猶惡其假借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管仲之責貢包茅可謂義師矣狐偃之勸納天王可謂義舉矣又昔有實事實功而君子原其心而貶抑之今時烈之於大義其心之虛實眞假非臣所敢知而旣無實事可言則雖被之以虛假之名顧無說可解而今不直斷以虛假但曰空言高論亦可謂十分稱停過於寬恕矣

此猶朋怒而梟咻之至引萬萬不近之春秋楊墨苟
爲出脫之計噫亦不知量已矣或曰今日國勢固難
望於尊攘復雪之功而斯義也即天理民彝之大關
終不可任其湮晦宋氏之主張倡明其功亦不可沒
也曰然不能顯諸行事而主張倡明於言論文字之
間則此山林遺逸者之事耳旣居其位身任斯義而
略無施措之實徒以談論說話爲功而止則其心雖
不出於虛假將何辭而逃天下後世之責耶嗚呼明
明 烈祖赫赫在上 聖靈洋洋監臨下土爲今日
臣子者其何敢肆然指目竊藉爲黨伐傾陷之資也

哉孔孟之道與天地準與日月齊光苟有人心者其
孰敢輕加擬議自取僭亂之誅也哉何物球樑乃或
扳援　祖宗忝辱孔孟專欲挾重而陷人無論其用
意之凶險操術之邪謬其猥褻無嚴輕　宗廟而侮
聖賢亦云甚矣其所謂綱淪法斁之禍臣恐正由於
此輩人也噫道義者天下之公物也是非者萬代之
公案也非當世予奪刑賞所能硬定雖其威制力服
於一時人心至公天理難誣不及百年是者常伸非
者常屈史牒具存昭昭可驗此則惟在　君上秉大
中而恢至明釋喜怒之偏循鑑別之正務爲羣生謫

聖百世瞻仰之圖也臣於哀疚創毒之中屢遭橫逆心驚膽掉怛焉增痛憤懣抑塞之私有倍於先臣被誣之初何敢以事在既往言觸時諱寘之不言不自盡其衷赤也哉且念當球棣道長之日若臣踪地首宜斥絀之擯棄之雖非疾病豈容齒列於位著之間哉伏乞 邸下憫臣癃癈瀕死察臣情迹之不安亟解其見職仍停政曹注擬俾臣得延一日之命而官無瘝曠之患公私不勝大願臣無任屛營激切祈懇之至

辭開城府留守書

伏以臣於病伏田廬中伏蒙 聖上特恩擢臣爲嘉善大夫開城府留守者臣祗奉命書五情惶惑始而怵然以驚中焉恧然以愧終又戚然以自悼也在昔明王之用人雖於庶官必曰其難其愼至於貳卿之秩古所稱命德之具 主上所以加禮以待不爾汝而卿之者也其不可人人而輕與之亦已明矣今以超陞之盛眷遽加之不才無能積年廢疾之身擧錯之乖舛名器之僥濫亦云甚矣不亦駭四方之瞻聽招有識之譏議也哉此其所以怵然以驚者也進官錫爵厥有意義或奬其功能或紀其勞閱非可苟也

臣之疲病越自壯齒通籍二十年所出而供職蓋不能十之二三性既昏拙又無所識知雖其供職之日曾不能進一言論一事以備清朝之採擇歷踐清華厚沐光寵而實無絲髮報稱下之筋力奔趨亦未有犬馬一日之效默念平生直是孤恩負罪一賤臣耳今忽起之閑廢躋之少宰之班退自循省無可以致此此其所以恧然以愧者也若臣之病不堪從仕先此已悉於章牘今不敢具列癃陋之形輒溷崇嚴而惟是痰眩之證已成沉痼無一日之不發亦無一日之寧居每一眩作精魂顛錯惑亂若將泯絕慌然暈

倒終日不省心怦怦如在敗舟傾屋之中神志轉益
荒落遺忘頓甚至親名字良久想念不起朝晝惛惛
塊伏萬事灰心殆若木偶土塑自屛鄉僻專精調息
而無一分減歇此病不瘳則自分不復作生人之念
尚何論官職之去就也哉自以不肖之身叨承我
聖上記存而簡拔德至厚也恩至渥也感結心腑不
知死所如使臣病頓不至此容可以黽勉驅策則庶
幾因是而竭其愚魯隨分效力少贖從前遺曠之愆
追償先臣圖報之誠茲實區區宿昔之心素自顧危
喘凜凜此已萬萬無所望矣此其所以戚然以自悼

者也臣既無以自力承命所被職名不宜一日虛帶
伏乞　邸下曲垂矜諒開陳　聖聽亟命遞解新授
之職收回其資秩以重公體以安微分俾得以任便
將理少延縷息實天地生成之澤也臣又伏聞有特
教令臣數日內辭朝竊想　聖意以分都地重前任
喪逝有此催赴之命賤患非時月可起則尤不容一
向癝闕以貽朝家之憂並惟鑑燭早賜處分焉臣無
任瞻望隕越祈祝之至

三書

伏以無狀小臣蒙恩擢而不克趨命承寵答而又無

變計徒以疾恙之私屢瀆崇高之聽情雖出於迫隘迹實近於偃蹇伏地悸恐昕夕靡寧日者道臣傳下答教何責不加勉諭逾勤臣長跪奉讀兢惶戰越不知置身之何所也不惟不罪乃又教之曰所患雖如此居畱本非煩劇臥治何傷須勿過辭詞意之溫諄眷待之隆偎雖國家素重臣不輕得此臣是何人敢爾叨冒驚隕感激汗淚俱下不知報答之何階也然以臣之積痾澌頓無望自力而不蒙矜諒又被催赴之旨臣於是跼蹐悶塞氷火交中又不知籲免之何方也噫臣之病狀屢已陳悉於章牘不敢每每煩溷

而形軀之痒瘠衰脫神志之昏罔墊溺即一瀕危疑
死之物也松都雖大府留守職不親民非有管轄之
殷衆訟獄之繁難自平常人視之雖謂之養病之坊
可也是則臣亦知之顧念賤患出入數十年沉淹綿
劇至今損敗無餘地非如一時被疾數月調治而可
復者也受傷又在心神長時眩慌精識茫然多不省
遇事前後忘失非如肢體痿厥風火痰飲之證容可
以帶病行動酬應事爲者也此疾未祛則雖於軍銜
冗官尚不堪陳力況暇論於其他乎臣僚之引病陳
懇誠或有過實之言　君上之聽例視爲浮辭飾讓

固也若臣之半生羸瘵添以奇證醫人莫不危之親
識所共愍然寧不見察於　離明之委照也哉厚辱
恩顧終無以自伸義分有臣如此生不如死𦾔瞻雲
天䰟爽飛越惟　邸下之垂憐焉抑臣有情事之隱
痛者向來有申球者投進禍士林之疏而攙及先臣
頃年祭文事恣意構陷爲言罔極其後金致垕金椂
俞彥協之疏承述球緒餘並論及此迭出詬誣臣於
哀疚創毒之中屢遭橫逆心驚膽掉怛焉增痛憤懣
抑塞之私自倍於先臣遘閔之初雖然此事已於甲
午秋間館學儒生接踵投匭誣捏先臣甚力我　聖

上旣斥而不納及先臣上章自陳則又賜優批若曰泮疏中抉摘數句語寧有近似於諸生所云乎誣毁聖祖乃人臣之極罪雖微官庶僚不當以此等罔極之言勒加況大臣乎大臣之受此誣可謂寃矣嗚呼我 聖上大明旁燭如日中天言者之處心措意纖微畢照煌煌綸綍播在人耳目則如球鬼蜮之輩雖簧鼓百端顧何能螮蝀於赫臨之下哉及臣之免喪荐被除命早宜自列於章疏而竊念我 聖上旣明降詞旨洞晰寃誣朝家於言者之言又無所唯諾可否則固無事於呶呶更辨與此輩人交鬪錮疾癃廢

已分爲棄物則陳免之辭又不暇於並引情勢只得
泯迹田間冥心事外讚誦大哉之言瞻戴孔昭之天
喧嚷啾唧一付之過耳之風庚爲推分自靖之圖矣
不自意過蒙簡拔疾痛之呼未能孚格答旨之隆摯
逈出常例臣於是勢窮理極無地自措今臣凜凜危
綴之形設無蹤迹之不安固無望於强起承命而顧
此前後人言所遭非常雖　天鑑業已昭釋不復煩
於辨理私心蘊結痛貫腸腑區區自處之道有不容
纓冠束帶厠迹於朝端尚何論於今日去就哉伏乞
䣊下哀臣疲苶不任職事先收臣官秩俾得自保殘

喘勘臣違慢之罪懲其不恪以厲公憲察臣蹤地之綦危刋名朝籍以全私義公私不勝大願臣無任瞻望震懼懇祝之至

四書

伏以日昨道臣傳諭下答臣辭本之教若曰再諭余意何用控免至此乎書末事 聖上答先卿疏批業已開釋於卿有何難安之端毋庸固辭從速察職臣祗受跪讀訖五體投地精爽震越興懷疇曩感觸衷腸不知涕泗之淋落也臣之危疾苦懇謂蒙矜察而恩言荐降詞意愈益勤摯職名尚未蒙準遞臣又抑

鬱悶塞拊心失圖自傷忱誠無素不見諒於閔覆之
下也賤患之每每塵瀆雖臣自覺其支離今不敢歷
陳癃陋之狀而心神慾亂昏錯遇事接人眊眊然多
不惺悟殆近喪性之人雖幸而不至於目前顛躓其
不能任職居官備朝廷之驅策亦已審矣自非然者
何苦而連章累牘疾聲籲訴累拒溫諄之優旨終孤
簡擢之隆私甘自陷於違逋偃蹇之誅也哉噫先臣
所被誣揑因賤臣自引又蒙 离明之鑑燭 兩宮
昭釋之音前後渙若盛德洪恩天高地厚如臣眇眇
何以上報碎首糜身不足爲喻自被答教以來心不

遑寧竊自思忖之任莅事固無一分之望進伏京輦
粗表叩謝之意退而塡溝壑則私懷耿耿庶得以自
伸而痰眩之證遇溽暑頻爾增劇長日暈倒目不開
睫往往全無省識雖欲黽勉强起亦不可得廢然息
念中夜累歎慚負悼恨忽欲無吪若臣踪地則先誣
旣晰縱無事於更辨羣咻迭起迄數年不止顧臣情
事之痛迫蹤迹之䠊卼又何敢自同平人抗顔冐進
於衿紳之列乎然癃殘廢疾念不及外事不暇以此
爲陳免之辭矣臣聞外官喪逝之代三日內辭朝故
典然也此 聖上所以降特敎於除授之初也緣臣

病伏不承命分都曠官已及三旬毋論臣惶懼罔措豈不重損於事體乎傳曰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今臣章四上而不知止詞理窮竭而不知變蓋自量不堪從政思之至熟悉矣道盡途殫惟有伏地俟譴耳不亟處分復延時日公則虗官守而職務廢私則積辜犯而誅罰重徒令上下交病綱紀益壞此豈朝家之善政哉儻蒙　邸下推仁廣恕哀憐一物之微即收所叨官秩庶幾牀簀危喘得盡其餘生則天地生成之惠臣將終始賴之臣方治書將上伏聞　中宮患麻疹見設議藥廳朝廷早暮起居犬馬之誠不

勝驚憂惕慮理宜馳造闕下以便承候顧臣本病沉
頓之外數日來重患暴泄藥治未效漸脫益甚奄奄
困劣轉側不能自遂欲起還仆無計動身情虧禮缺
分義蔑如有臣如此何用生爲並乞另勅有司勘臣
罪名以嚴邦憲不勝幸甚臣無任戰灼顒祝之至

五書

伏以神明顧祐　廟社垂隲　中宮殿麻疹之候不
日遄損天和漸復寢膳如宜既祝告于宗　邸下躬
率百僚稱慶于庭雖田坭野夫莫不欣欣相告犬馬
微誠實不勝喜歡瞻聳之私顧以癃疾淹頓終無以

自伸其忱悃曾不能與臣工齊抃鳥獸率舞情鈌禮
廢生不如死日者千萬意外有辭書還給之教軫念
官守之久曠責厲賤臣之違逋詞意勤勤既肅且温
臣非木石寧不知感伏地悸恐求死不得自念叨蒙
特簡之殊眷荐被優勉之隆旨恩顧之渥夐越尋常
頂戴銜結中夜泣涕今又辭乞路窮進退無措惶窘
怵迫寢食靡寧拜命叅班雖不敢生意計欲稍俟一
分之間舁進輦下粗表臣子之分仍伏金吾仰請鈌
鉞之誅而所患眩證遇炎暑一倍增劇涊涊昏昏暈
倒終夕戶庭行動亦無以自力日復一日經涉旬時

漸冉蹉遲遂成寢却撫躬悲歎不能爲懷獘廬之去京城不過一息而遥耳猶不克自致設廳起居之時大庭陳賀之日塊然偃伏不離牀席又何望於身赴治所而任職察務也哉臣之忝承除命已閱三朔而舊都之許久虛曠誠如令旨徵臣之積犯累罪卒受大譴大何固不足恤獨不念陪京重地一向癏闕之憂乎特教敦責之下末由趨承又此瀆擾於侍湯之中臣罪萬死伏乞 邸下先削臣職秩仍治臣孤恩慢命之罪以肅朝綱以安微分不勝幸甚臣方治章入縣道得見金櫟書本以臣前章並列其名於申球

慍怒殊甚恣意詆臣辭不擇發臣不勝駭然而答旨中有守臣書語失當之教臣於是慚惶悚懔無地自容噫球疏爲說輒曰時烈所秉之大義受誣則是孝廟受誣其後迭起之言大抵皆稱引大義異口同聲謂之承述球緖餘此誠據實之辭也臣始意言者之攻及先臣朝廷置之不理而誣聖祖之凶言旣蒙聖批之昭釋今與數人者呶呶辨爭臣竊耻之故略及於頃日再書只引爲區區難進之端今棣又申前說謂先臣擯斥大義益肆其詬誣臣實痛之諫文宗旨蓋美其潔身全節於天地閉塞之日非他人

所及耳其所以崇奬大義者莫尚於此數句云云前已屢登章奏今不一一臚陳而文字具存一見可明今謂之排擯大義豈其全不解文理耶正所謂非愚則誣也夫誅文之於宋時烈雖未始斥名顯刺旣寓譏評之意則甲午泮儒及球疏指以爲訾議時烈猶有說也今楺姑捨時烈幻脫本來面目單論大義之重而謂誅文排擯大義一反主意全然誣罔夫崇奬大義評人出處而欲被之以排擯大義之惡名其爲言絕不成理實未曉其心之所在也朱子曰評論前輩出處亦致知之一事故雖於先儒大賢之事或有

起疑與慍之端則斥名顯刺形於文字者何限而不聞有訐訴朝廷醜詆深嚌如今日之爲也今此誅文旣係私家篋笥之藏而又其所論評蓋微詞耳指名現出騰諸章牘以啓不靖之端固是恒情之外而變現層加由淺入深自微詞而爲訾時烈自訾時烈而爲誣 聖祖自誣 聖祖而又變爲排大義此果出於平心論事者耶其書有曰大臣之擯斥大義 聖上何嘗有一毫原貸之教至謂臣矯誣無嚴當初誅文刻入泮疏崇奬大義之實已經 天鑑之照燭固無事於爭論而陳辨所重在於誣 聖祖罔極之言

以故先臣疏本初無擯斥不擯斥之自明當日　聖
批又何有原貸不原貸之可論耶鑿空　聖批中所
無之意以濟其說眞可謂矯誣無嚴若臣前章則只
是恭誦德音仰贊日月之明以陳不復爭辨之故耳
謂之矯誣無嚴此又何心也其書又以誄文之傳授
來歷謂出於擬書凡論事論人之際不謀懸合所見
略同者何限而苟其言之允當又何問於同異合分
也言之無謂一至於此誠不足與言也至於南宋大
臣之云藏頭說謎欲以汙衊先臣而先臣文字既主
於崇奬大義則此在臣家專是題外之風談謊說又

何事於辨理也哉噫夫所謂大義者果何物也修内
以攘外除兇而雪耻非大義之實乎苟知斯義者當
以和衷協恭爲事哀痛惻怛爲心今之言大義者不
然挾藉好箇名目或引爲嫁禍毒正之資斧或據爲
阿世脅人之奇貨其流之弊將至於敗人國家而眞
正大義則蓋已爲魚兎之筌蹄矣其所謂陰陽易位
義理滅息臣未知誰執厥咎也臣之前章初無惡言
僇辱之及於椽者今其書詞意趣之深憯辭氣之乖
悖無復道理四方有識之唾鄙自當有所歸矣竊詳
椽之所大惡者專在於與球並擧觀其言議事爲奉

行球餘論嚴若典訓而羞與爲同條共串則嫌若垢膩良足哂也然臣旣遭非常橫逆以此情迹其何敢厠列朝籍重貽搢紳之羞辱乎並乞 邸下另勅政曹勿復擬臣於注官俾臣得全私義而自遠於世患臣不勝大願臣無任惶灼痛切祈懇之至

書啓 玉堂故事附

廉問時書啓 戊寅○全羅左道御史時

臣伏見封書末端有曰如有生民之疾苦積弊之未袪者另加詳察以啓大哉 王言求瘼寬民之盛意藹然於數句之間矣臣旣承此命潛行時固已加意

察問得其一二又於西上時別爲一通文字先擧封書中下教辭意又敢推演此指諭諸邑父老令各告邑弊果於歷路爭來聚會莫不攢誦 聖旨先致其感戴之意仍成狀文各告疵弊若細若大動至數四蓋無一邑而無弊也良以地紀遼絕而王澤或有未究官長頹惰而謬例多所因循也臣輒取其名件瑣碎通革差易者託之牧伯其事係更變須有朝家指教者謹此採錄條陳以備睿財若蒙留神省錄逐加釐變則非臣之幸乃南民之幸非南民之幸實國家之幸也

巡營眞蘇魚收稅實爲瀕海郡邑之巨弊所謂眞蘇
魚稅初行於右道兩種所産數邑矣通左右道收稅
濫觴於十餘年前其例無論土産與否一併括取而
特差營軍官一人號稱收稅監官送于各邑親到各
浦各島凡漁戶之有船者則勒捧二匹木有防箭處
則大箭六七匹小亦不下三四匹甚至家有一片網
子者亦捧一匹或有往來商船皆拘持而勒捧物種
漁商俱病愁恨盈路而城社餘威剥割愈急海戶居
民失業而逃散者相繼往猶不徵於進上軍令則徵
之往猶不責於官防箭今則責之一邑所收多則五

六百匹少則二三百匹合計一道所收幾至五六十
同而軍官之納於廵營者不過五之一廵營之送納
戶曹者又不過爲五六同朝家所資如此之少利歸
於監色怨當於國家此何道也臣還到全州爲説此
弊於道臣仍及不可不亟革之意則道臣亦以爲久
宜革罷而營屬之給廩布旣成流例而若無收稅之
物無以充給當此凶荒姑難奪廩葢營屬廩布之例
亦與收稅同時刱開凡此兩事皆出於一時道臣科
外之失政而循襲謬套莫之或改篤守恪遵奄過十
年良可異也目今凶歉之餘還奪例給之廩布誠亦

難爲但營屬失哺之怨止於一時海民誅求之苦必及百年營屬不過怨其時道臣海民皆歸怨於國家其大小輕重之別不翅較然且無已則營屬廩布以他樣財穀推移量給亦無不可而顧此收稅之規斷不可因仍不革請令道臣從長通變亟行革罷少慰遐瀕小民之嗷怨

營貿紙之役實爲各邑寺刹之巨弊凡營用紙地舊例止捧於產紙諸邑所捧亦多營用不乏貿紙之規亦始於癸亥年間營賑之時白綿紙擣鍊紙等各色紙地營定厥數準數收捧而以各邑營穀量價劃給

價有低昂紙地浸貴且收納營門之際耗損多端十束之納剩至數束僧徒之怨苦日以益甚始剏固非也而猶以營賑爲辭後人不設賑者承而不革尤甚無謂間因本道儒生疏請有命革罷而乍罷旋復爲弊滋甚今宜申明革罷之令以紓一分之弊

近海數邑專用武臣差遣雖以海路關防宜於武人爲辭其實文臣規避瘴地也武臣之爲邑其不善者毋論就其善者威刑暴猛擧錯顚率不識惠鮮之義純任鉏治之術故其民俗亦狡悍難制赤子化爲龍蛇矣且數邑介居兵水兩營之間惟彼武宰者之待

兩營豈得與文士比哉徵求督責惟令是從故不待本邑之侵虐而民已困矣雖文士豈必盡是龔黃而鉏治之害兩營之弊比之武人顧不有間乎臣行到同福之境路遇寶城之民其人甚言武宰之弊至欲移居文宰之邑蓋悲痛之辭也臣謂宜自今以數邑爲文武交差之窠而必以兩司通清以上差遣則荒遐小民庶知朝廷之德意矣文士當是任者必以瘴癘爲憚文士皆以此不就則武臣獨奚罪焉且古語曰嶺海豈能死人諺曰竹竿頭度三秋苟能愼疾節宣則炎瘴未必不清涼也恐志耐過則數年幾何而

及瓜也惟在朝家以民事爲重而堅定勿撓焉耳若苟以文士爲名而不復遴擇如牟世蕃之爲興陽孟養浩之爲雲峰則反不如武宰惡在其變通之效也哉

海瀕諸邑去京師逴遠王化有所不霑而地産漁鹽利源在是統制兵水營並海棊列而督帥開府多是虎而冠者如鎭浦牧場則又市井之流參半其間凡剥民占利之事難可悉數且如光陽之豆耻都廳卽統營所管水營都廳樂安之大浦都廳卽巡營所管水營都廳長興之兵營都廳皆稱以幕軍廣占民戶本官斂手

貽害多端此外瑣碎科外之謬例如兵營之勒買紙地亦其一端也前後爲督帥者豈皆貪殘特其事已成流例不知昉自何人而事不在已不思更革因循旣久若遵功令而小民之受害日甚且如各鎭之有戰船者將以備緩急禦外侮也而諸色軍兵率歸徵布之資或有名隷能櫓而不識船所者此外軍政疎虞之多端推可驗矣此則所關尤大而况諸營鎭皆臨海防之衝有如早晚溟波一揚則瓦解之患立在目前臣行旣與巡按有別故不暇遍審此等事今宜極擇才猷識慮之臣別爲差遣令巡審諸營及各鎭

其謬例之爲民害者就加釐革定爲事目軍政之疎虞者亦爲稟議隨加通變則其於懷綏遠民之道備豫陰雨之策一擧而兩得矣

銀口魚進上爲中道數邑之巨弊如玉果南原等邑是已其始因邑有大川川產銀口故遂令供進歲月既久川澤易處銀口魚絕種有年自官除民坊役使之貿納民人輩褁糧備價求貿於土產各邑或遠至河東晉州不論凶年不計農時奔走於六七舍之地渴求於無指的之處程限將迫則又慮本官之生事數尾之價至直四五百錢由是坊民不堪應役擧室

逃散者十之四五今聞順天光陽等舊不產銀魚故
不在封進中令反產出如令道臣問核其虛實差數
分定則力分勢均誠合事宜且如玉果則六月所封
生銀口數凡六十尾隆炎遠致或恐腐傷照氷深封
貲費多端民情皆願以沉魚代納如降特教就本數
或折半或三之一令以鹽沉代封較之生魚難易懸
絶窮民之受惠　聖德之增光豈不兩美乎此在庖
厨不足爲一日之費而於遐陬小民爲切緊利病就
加財變　明主不疑也且内醫院所捧靑大竹分定
於湖南各邑數年來冬寒特甚篁竹枯死者十之五

六雖海旁宜土亦患艱乏而去海稍遠之邑專須遠貿而竹長且大運致尤難遂輸役坊民魚貫扛戴號稱扶持軍往來繁絡勞費甚夥又其送致京司夫馬之役亦甚不貲民情頗相咨悶臣在京華屢見內局掌務輩多以此酬應私求南民亦或知之至曰吾曹則以御供竭此筋力而未知擔上竿終作誰家牆砌間物臣因此思之疲弊遠民之力以備院官之私用甚無謂也今如痛防應求之路則雖每邑各減一竿局用不患不裕民力亦可少紓矣

湖南近海諸邑多患糶糴之不敷民戶或至累千而

糴穀不滿萬數若遇災凶則例得移轉於他邑輸委紛然民已告病近北數邑如淳昌等處則又患糴穀之過多多者或四五萬石當春分糴時民雖不至窮急不免强受總數既多每戶所分亦自不少及秋還納之際皆以準數辦出爲患民甚病之正所謂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者也令若稍分過多邑剩餘之數移之近南數邑則多寡既均彼此兩利請令道臣問議列邑審其過不及之差裁量劃分以稱民人之願

身役之偏重者莫如樂生保人保人每名納米二十

五斗戶首五十斗雖未知朝家所定果至此數而民人自訴者如此則其從中耗蠹之多槩可知矣二十五斗之米折以正木少不下五六匹漕軍水軍身役例納三匹而猶稱偏苦如就死地今此樂生之納又不翅倍之矣均賦役爲聖王制民之先務而輕重之懸至此則民安得無怨乎臣謂特減數斗方合於均役之道矣且如虎豹贖木其數尤多一頭之贖動至二十餘匹而必以精纖毋或麤功形庭所分本出寒女無一絲而非民力也今匹數既如彼之多升數又如此之細多般點退累次僱辦收納之後不過爲胥

吏廪給之用耳且夫朝家大意初欲除猛獸之爲民害而慮民之憚於擒捕故不得捕者特徵贖木也今則雖捕虎納皮或疵毛文之欠美或病全體之不大費辭黜退必徵贖木何者贖木之利爲多故也傳曰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此固出於驅除戾虫生養斯民而今反爲害民之資斧不亦舛乎臣謂匹數升數合令減定納以虎皮者勿復黜退方合於養人之義矣臣每見中外官僚凡有爲民除免之請類爲有司所沮格蓋其或憚於更變或恡於捐失拘之以瑣節拒之以謬規此豈與民同患之義也哉此兩事非獨

一方之弊而民人之請得轉聞者前後十數輩茲敢
縷陳及此請令該司從長變通務以寬民爲主焉
臣於復路時行到南原則玉果縣民人數輩來呈議
送盛言龍洞宮屯導掌韓忠傑貪虐難堪之狀且云
當納宮門者外濫徵之數不翅五六倍誅求日甚人
不聊生故屯民中一人欲以此狀赴訴宮門則忠傑
患之請與私和減定收稅之數至成私券其人被誘
中止忠傑乃反誣訴宮門刑其欲訴者激怒之餘收
稅之數反加於前曾以此事呈訴廵營令潭陽官推
辨潭陽官具悉其委折仍請臣辨治臣於潛行已聞

此等事情議送所訴猶不能盡之忠傑累年專占私貲日富既營第舍於京中而又建大屋於本屯買妾而居之肆然無忌作一洞主雖春夏不徵稅之時亦多來在擾害屯民細大百端遇其收稅時則尤有甚焉鞭笞狼藉雞狗不寧呼號痛毒徹於遠邇而側目含憤無處控訴毀室廬挈妻兒去而之他境者十之六七臣既稔聞而民訴又如此臣即行關于玉果縣使捕忠傑送于潭陽而仍言于民人輩農務方急不用多人來辨只須兩三人來赴潭陽蓋潭之去玉果爲近而臣行不日當到潭陽故也行到潭陽屯民十

百成羣攅手啼訴有不忍見止此一節可明其積歛
民怨之實又問推辨委折於潭陽府使李三碩則亦
言民人所訴多是實狀臣卽刑推忠傑一次少懲其
惡一次之刑不足以償其罪而臣行忙未果窮治仍
託三碩更辨前事究處之夫各宮屯田遍在州縣而
導掌輩蠹害窮民大率類此忠傑特其現發者耳以
臣今行所聞如南原雲峰樂安長興皆有宮屯而導
掌輩貪酷去忠傑幾何夫其所收之稅假令盡歸公
帑民怨至此則猶將亟變而寬免之令爲厭一夫谿
壑之慾貽毒於赤子而歛怨於國家此何說也此其

性豈盡貪黷哉亦其勢使之然也何則欲利之心人皆有之而或畏義而不爲或懼罪而不敢此曹迹出市井而不知名義之可畏身無官長而不見罪罰之爲患且一差是任動至累十年或終其身故恃其可久而益無顧憚民亦知其將久而益敬事之死不敢抗蘇軾所云千百虎狼散在民間者不幸近之此豈聖王哀閔元元之意而其害之至此雖 天日之明或有未盡俯燭者矣臣意令屯民如有貪虐甚者人得自訴於官門自官推辨其實論報巡營得以刑治巡營轉又馳聞自宮門即遞其任改授他人則不惟

懼罪而自戢一失利柄生命所關亦必狠顧畏愼人
重於爲非誅剝屯民之害庶可少愈而宮門所收之
數豈以此有毫毛減哉如此則非獨玉果一邑凡諸
宮屯之民必皆頌 聖上之明而知國家之惠矣伏
願 聖主留神焉

諸宮屯田每以量外無主之地折受故所折受多是
火粟加耕之田何者空閑無主而初不入於量案則
其地之不宜耕種人所易棄者推可知矣所謂加耕
火粟之田類在山腰沙石之間今年耕墾則來歲爲
草樹之林今兹薈蔚而明年爲銚鎛之所遞加焚烈

更養地力東西靡定陳起不常而導掌輩田案只錄新起不記舊陳年加歲增結數倍贏賦稅之濫徵亦職由此且量內元田則雖沃土良疇若一日陳廢則輒許懸陳而宮屯則只按一時之起耕徵責每年之稅元田則水旱風蝗皆許給災而宮屯則雖九潦七乾遭極備之凶收稅之數一視大熟之年屯民之流散相踵不堪聊生者良以此也屯民既散本田久廢而宮稅之收無所蠲減則本官又不得不分徵一境之民取充當納之數是則非徒屯民之病也舉郡之人皆受其弊此奚特導掌輩貪黷之致既成謬例而

無人舉察故耳臣意自今每年年分時官屯災實倂令本官核視與導掌輩眼同分定官置一件成冊收稅之數一依當年災實如量內元田稅入之例則此弊庶可救矣

我國固患多僧而湖南尤甚路衢場市之間光頭者殆過於平民之半何者湖南男丁甚多不比他道而身役之苦百計謀避且寺觀饒富廣置土田不待循街化糧而饘粥已足一入山門飽飯安過不見椎剝之苦夫是之故民有二男一爲和尚朝釋耒耟夕披緇袈南畝之民半爲空門之比丘矣古者官給度牒

始許爲僧者果是良法若前朝設科開講雖出於崇奉釋教亦寓關限之微意豈有一無拘制任自行止如今日之爲者乎若自朝家行度牒之法或別立規格或令經講或令納布然後始聽其剃落則防範稍存歸趨漸省十年之内可得良民無數其生産孳育增殖戶口又不可勝計而軍額之鈌亦不患於難補矣其規格及節目臣不敢遽定幸議廟堂從長裁處焉

順天所刱設都務司者蓋亦出於興利除害之意官家需用所賴誠多而取息之數失之過厚致有民怨

臣意積著既多理宜稍損其息臣於到順天之日添
作節目今後則以三分之一定爲取息之數仍爲知
委于民間蓋此廳既係私設非朝家所檢知則年久
之後未必不爲汚吏肥己之囊橐黠胥舞文之梯磴
而贏利浸多民財必至於日削臣既另改節目又此
登聞於書啓者欲令本府官吏視新廳有同官庫不
敢容易下手故耳
隣族侵徵實爲今日痼弊前此廟堂之討讜臣僚之
章奏亦嘗累言而悉舉矣臣累旬潛行勤訪民病莫
不以是爲第一痼弊及受各邑民狀言此弊者亦十

居七八然於其中自有三箇條目曰還上族隣也曰軍布族隣也曰各司奴婢族隣也臣請歷陳其害而仍以淺慮所及敢獻可捄之策伏願 聖明試詳擇焉還上族隣之弊戊辰庚午以上積欠旣屢行蕩減村野小民雖婦孺髫昏莫不稱頌國家之惠澤臣亦累聞於田畝間矣但庚午以後亦近十年而其間屢經凶荒至乙丙而尤酷民人之死亡流徙者不可勝紀而方秋收糴按簿從督有一族則徵一族無一族則侵隣里蔓延波及擧境騷動比年連有停捧退捧之令得免目前之急而今歲農形不至災歉則使當

逐按年條以圖準捧流亡之數旣云許多隣族之弊
必倍往前且糶欠之外又有移轉捧留等各種名色
辦納之艱有非常年之比以故農民見禾穀之有豐
徵預憂來秋催督之苦悶悒之意至形於言色曰自
已所食者猶患難償今爲所不知何人者替受敲扑
之患不亦寃甚乎今若限丙子以上特許蕩減則孑
遺之民庶免池魚之殃矣或曰狃於捐減之惠輒敢
希覬望外之澤民習旣甚可惡而糶穀逋欠多是吏
屬今雖蕩減未必爲窮民之實惠且或有守令之虛
錄以未捧爲已捧此等州邑雖行蕩減適成難處之

端矣臣曰唯唯否否民習之可惡誠如所云而此適足以彰　聖朝之過於愛民耳譬如驕童姐子求索多端雖加譙責牽督不止亦恃其父母之慈愛耳吾未聞以過於愛民取危亡之患者也吏屬之多逋欠亦誠有之而其貧不能辦者可矜無異於村民吏屬獨非王民乎況此之村民之逋欠不能十之一二乎虛錄之弊固亦往往有之而旣令蕩減則典守其邑者自當思其善處之道冀其已之無事非朝家所慮也夫謀國之道先觀利病之大體又豈可拘拘於此等小節目哉且況積年逋欠必無準數畢捧之理而

如欲畢捧則亦不過侵徵族隣耳决髓剜肉民必離心若不侵徵族隣則徒守虛券而無升斗之實雖更過十年有何尺寸之取補官儲乎等是終不可捧無寧快許蠲免以示曠蕩之德意以結將散之民心此所謂行虛惠而受實福者也馮驩戰國一辯士耳猶能焚棄券書播其君之仁聲豈以堂堂大朝恡惜無用之資而失百姓喁望之心也哉軍布族隣之弊措處尤難蓋朝家慮有奸民之謀避軍役詐稱死亡騎正兵等軍物故之代過十年始許充定例令身死之初呈出立旨待年現納而呈出立旨之際色吏例加

操縱人情賂遺之費固患難辦而且田野愚氓豈詳
朝家法例身死之初或不卽呈官滿年之後始請代
定則官家又慮其詐引年數斥而不許物故之闕職
此而稠積逃亡之類亦慮其挾詐官家例不許頉減
夫是之故逃故之數逐年增加官簿所錄太半歸虛
而軍門各營只按舊籍計年條之新故量匹數之多
寡文移星火呵督不已雖循良之吏不得不遍徵於
一族延及於隣里此在常年固已不勝其弊而況荐
饑之餘死亡流徙倍蓰於前湖南凶歉不至泰甚而
死徙之多猶云如許則西北畿湖又必十倍於斯矣

今不亟加變通拖至秋冬督捧如故則分崩離析之患理所必至矣戶布之法若行則此獘非所慮而論議多歧從違莫定如不可卽行則捄此獘之道抑有一事查出逃故併許頉減而別得閑丁隨卽充補也查逃故得閑丁之術臣敢妄言之令各邑軍兵年久未收者皆是眞逃故也何以明其然也各官解由之規諸軍門各司貢布畢納無遺然後方出解由如有尺寸遺欠則動被拘掔雖金張之世例不得調序彼爲守令者自爲身計之不暇復何愛惜於軍民戚之以捶楚囹之以桎梏日夜相守盡力催督圖所以免

上司之誚讓而階異日之遷除求欲畢捧殆無遺策而猶有積年未收則其逃故之非虛亦可明知矣今令各邑守令詳閱各色軍案逐名考準限三年或五年以上連歲未收者別爲抄錄成冊上送于京軍門京軍門亦依成冊查減於案付中則其於查逃故之術似爲簡要而精核矣另取各處募入案冊定額數汰其餘剩此則雖未必盡是良丁固可得十之七八且如餘丁新選京騎兵扈輦隊各營在家軍官之類皆諸上司徵布之資而俱無定額日月添加以其身役差輕爭相投屬淵藪旣成莫可禁遏國家之坐失

良丁不可計數今若悉取此等名色皆令刪定額數其餘一歸之各邑則逃故鈌額固自裕於充補而雖停數年之歲抄民無括丁之憂其於得閑丁之術似爲便捷而優多矣只恐諸上司各營門憚於捐出終歸阻攔不能一齊刪定也然族隣之弊久爲難言之慮而及至今日患害滋極雖不行斯法終須急有通變伏幸亟議廟堂熟講長策以解窮民倒懸之患各司奴婢族隣之弊不至如軍兵之太甚而亦出於逃故之不卽頉頉也遐方小民雖有逃故能自白於縣吏之庭者或寡況京司有千里之遠者耶且京外胥

吏徵責之需類患難辨頉減之難凡以此也京司案付中旣不減去則按名徵捧亦其勢也故每當催督之時各邑守令明知其眞逃實故而無奈於上司之嚴令嚬眉搔首盛設威刑不得不侵剝族隣捄此之術亦不外於抄出久年未收查實頉減也此則旣減之後更無代定各司或以身布之減縮爲患抑有不然者每式年自有推刷之例奴婢之子女輒有新添之數則豈復患於減縮且何恐患身布之減縮而誅求於土中之枯骨乎臣到南原有民李善者號泣呈訴其言曰其五代祖春京有羊口無面而死尚衣院

徵捧羊毛價細木三匹十五尺今至五代迄不得頓減夫平民之祭先多不過三代而身役侵徵乃及五代萬古豈有如許寃悶乎蓋悲切之言而亦大有理且本縣阿山面有沙器店毁破移去已有年所而司饔院歲徵二十二名之稅布以此一兩事可槩其餘矣此兩事則先令二院查減以爲隨現蒙惠之地似合事宜蓋臣已悉得其實狀無可疑難故也夫民終歲力作徹夜勤績以充自身之貢賦猶以爲咨怨況張三操刃李四償命不亦寃乎此足以感傷陰陽之和而召水旱之災也臣故不憚縈絮猥陳及此冞增

惶隕之至

玉堂故事 丁亥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朱子曰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無尊君親上之心外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

謝氏良佐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

張氏栻曰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

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若夫後世所以養之敎之者皆蕩而不存上之人未嘗盡心乎民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深省所以使民至此者以極其哀矜之意能存此心則有以仁乎斯民矣

臣等按君之於民雖貴賤素定尊卑懸絶而原其始則同稟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受天地之氣以爲形故曰民吾同胞曰視百姓爲一體况乎人君任司牧之責兼父師之義必也使薄海之外寰域之

内林林峀峀戴髮含齒而爲生者皆得以安其性
命遠於罪戾無匹夫匹婦之不得其所然後方可
謂爲君盡君道而無歉於皇天付畀之意矣故其
有蠢愚奸宄自觸刑辟不容逭於鈇鉞之誅者則
爲之怛焉傷悼引爲己過武王曰百姓有罪在予
一人大禹出見罪人下車而泣其意蓋曰爾之抵
罪由我使然云爾曾子答陽膚之問深有見於此
義而朱子所謂生業不厚教化不修云者尤得愚
民干法陷罪之情可謂切實明確要言不煩者矣
目今啓覆諸囚雖其事端不一罪名各殊而要不

出於生業不厚教化不修之致也伏想終日慮囚之際必有哀矜惻怛於淵衷者矣臣等所望於
聖代者在於刑措囹空之隆而使斯民不遂生業不蒙教化毆我同胞之類納諸䃂刃之刑噫不其可哀也歟使民遷善遠罪之道固不外於養而教之然孔子答冉有之問先富而後教民不富足則教安所施哉故朱子釋之曰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今　殿下之民可謂窮矣饑寒困悴轉徙流離外有鞭撻椎剝之苦而內無父母妻子之樂安生樂業者十無一二正所

謂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者也然則今日急先之
務惟在於富民而富民之要亦當以罷折受擇守
令革隣族之弊爲先而其本則又在於實立 聖
志頊日館劄謹己略獻其說而得蒙開納更願
聖明操之勿失益加警惕克祛偏私不怠講究以
盡便民之道以爲淸刑之本焉

崑崙集卷之十

